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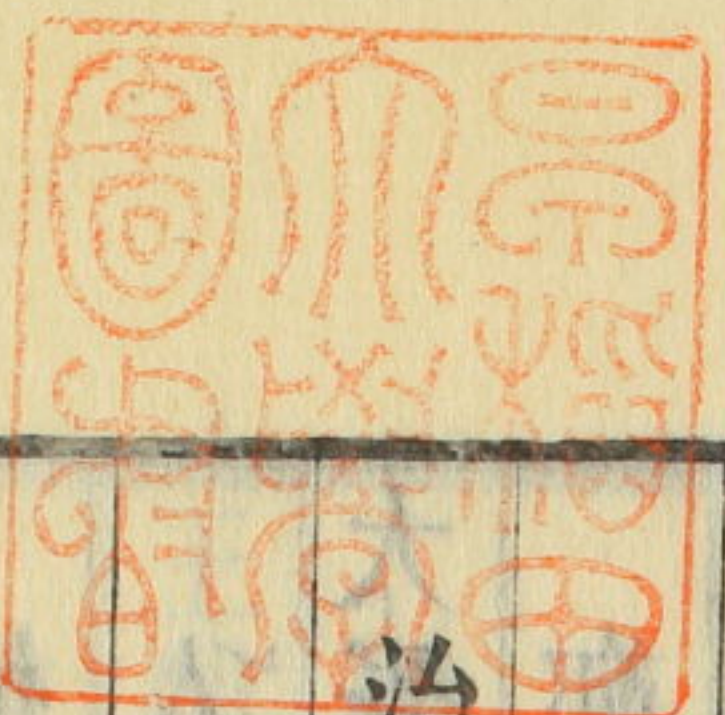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補

自六十五  
至六十七

仁2  
76  
26



門仁12  
卷 76  
卷 26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五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

錫許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釋奠先師之禮上

周禮太司樂掌成均五帝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  
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德者有德者使教焉歾則以為  
樂祖祭於瞽宗

鄭玄曰有道德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是也歾

則以為樂之祖神而祭之。

呂祖謙曰。設教受教。當知無窮意思。若死則配食於樂祖。祭於學校。使天下常不忘所謂君子以教思無窮者也。蓋不特是時尊師敬長之義。使國之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亦是當時有道德者。教之入人之深。當時設教。有時雨化之者。人自不能已。

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舍音釋采。讀為菜。

鄭玄曰。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

呂大臨曰。釋菜之禮。禮之至簡者也。皆不在多品。

貴其誠也。其用有三。每歲春合舞。則行之。月令云。仲春命樂正合舞舍菜也。始入學。則行之。文王世子云。既受器用幣。然後舍菜是也。始入學。則行之。學記云。太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王制。天子出征。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陳祥道曰。訊者。問其首。馘者。截其耳。釋奠于學。而文告之者。以學者文德之地也。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陳澧曰。此月上旬之丁。必用丁者。以先庚三日。

後甲三日也。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菜之禮告先師也。

馬晞孟曰。釋奠用丁。爲文明故也。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玄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之也。

陳澔曰。釋奠者。但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尸無食。飲酬酢等事。所以若此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

也。先師。謂前代習明此事之師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孔穎達曰。諸侯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而天子亦然。然。

陳澔曰。諸侯初受封。天子命之教。於是立學。所謂始立學也。立學事重。故釋奠于先聖先師。四時之教常事耳。故惟釋奠于先師。而不及先聖也。行事。謂行釋奠之事。必以幣。必以奠幣爲禮也。始立學。而行釋奠之禮。則用幣。四時常奠。則不用幣也。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軌按禮記  
鄭註夢下  
有龍字

鄭玄曰。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有國故則否。謂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

朱熹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為合樂。國故。當為喪紀凶札之類。

魏了翁曰。釋禮者。謂釋奠先師。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謂釋奠必有合。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至於祀先賢於西學。祭樂祖於瞽宗。亦謂各於所習之學。祭先師。夫周公孔子。非周魯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師。則周典安有是哉。自

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未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丞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脩。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群居。以相講受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以相通。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為之師。秦漢以來。猶有專門為之師。故所在郡國。尚存先師之號。奠祠於學。故記者識於禮。而傳者又即其所見聞。以明之也。

始立學者既興當作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饋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陳澧曰立學之初未有禮樂之器及其制作之興塗費既畢即用幣于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既又釋菜以告此器之將用也

熊禾曰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釁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即此釁器用幣是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陳澧曰始教學者入學之初也有司衣皮弁之服祭先師以蘋藻之菜示之以尊敬道藝也

吳澂曰古者始入學必釋菜于先聖先師故大學始初之教有司先服皮弁服行釋菜禮蓋示學者以敬先聖先師之道也常服玄冠今加服皮弁芹藻之菜簡質而潔皆示敬也

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臣按此漢以來祀孔子之始

平帝元年初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諱之。子貢以爲非禮。至漢平  
帝時始封諡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遂  
其姦謀也。

臣按。此後世尊崇孔子之始。夫平帝之世。政出  
王莽。姦僞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  
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有若曰。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于夫子者也。豈一言一行之善。  
而可以節惠立諡也哉。然則不加以諡號。將何  
以稱。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  
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臣按。此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

魏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  
顏淵配。

臣按。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於此。前此祠孔子  
者。皆於闕里。至是始行于太學。

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  
孔子。七年。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

臣按。此太子釋奠之始。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

九學後義補 卷之三 六  
之議應舞六佾宜設軒懸之樂。

臣按釋奠用六佾軒懸之樂始此。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敕有司行薦享之禮。

臣按有司薦享始於此。前此但云釋奠而未嘗言廟。至是始有宣尼廟之文。

北齊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臣按此後世朔日行禮之始。

今制有朔望行香之禮。此其權輿歟。

隋制國子學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州

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

臣按前此元魏雖命有司薦享未各為釋奠。及有定時。至是始命州縣學以春秋二仲釋奠。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

臣按自魏釋奠孔子於辟雍後。至元魏始有廟。然不知其何時立也。至是高祖始詔國子立廟。然周公孔子各自為廟。

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為周公尼父



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請停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從之。

可見先師自古重之

臣按。至是始定。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

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于國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為亞獻。司業為終獻。初釋奠以儒官自為祭主。至是中書奏。按禮凡學春釋奠于先師。註謂官。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既非國家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于春秋合樂。則天子視學。命有司興佚節。

軌按禮記春下有官字為是

總祭先聖先師焉。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獻。祝辭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為亞獻。博士為終獻。其諸州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學令為初獻。丞為亞獻。無博士。以主簿為終獻。

臣按。此後世國學遣官釋奠之始。前此蓋學官自祭也。而州縣以守令主祭。亦始於此。

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此注祀之。希作法于京。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

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

臣按此後世以先儒配享孔子之始

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為太師

總章元年顏回贈太子少師曾參贈太子少保並配

享孔子廟

臣按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之始而以曾參配

享亦始於此

玄宗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  
立侍準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請據禮文合從坐侍  
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

康成註家  
流欲自為  
從祀地而  
貞觀君臣  
于綱常多  
所虧故寬  
其途以自  
便豈可訓  
乎上古以  
來先師未

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露從祀豈有升堂入室弟  
子獨不露配享之餘望請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曾  
參孝道可崇準二十二賢從享詔顏子等十哲宜為  
坐像悉令從祀曾參特為坐像坐十哲之次

馬端臨曰禮記釋奠于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

先師以為如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

有伏生之類自是後儒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

者本鄭氏唐貞觀時遂以左丘明以下二十一人

為先師配食孔聖夫聖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述

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以

有定指闕  
疑可也何  
頗曲說

傳授言之莫如子思孟子必如是而後可以言先  
師可以繼先聖今舍是不錄而皆取之於釋經之  
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以議爲左丘  
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于聖人而得其大義  
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  
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爲該洽而義理間有差舛  
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議緯則其  
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況戴聖馬融之貪鄙則  
其素履固當見擯於洙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  
高第弟子除顏淵之外反不得與李元瓘雖懇懇

言之而僅得升十哲曾子儕於二十二子之列而  
七十二賢俱不霑享祀蓋拘于康成之注而以專  
門訓詁爲盡得聖道之傳也

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  
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  
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  
始爲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  
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  
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  
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

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

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

聖祖毅然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為師生瞻仰之所而

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

軌按上恐當作土

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既已搏土為之事之以為聖賢一旦毀之以為泥滓似乎不恭竊觀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上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真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肖似尚非其人况工人隨意信手而為之者哉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行

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脩廟學。惜無以此。

上聞者。儻有以聞。未必不從。今天下郡邑。恐于勞民無俟。改革。惟

國學乃

天子臨視之所。乞如

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如儒臣宋訥所云者。誠千萬世儒道之幸。仰惟我

聖祖有大功於世教。十數。此其一也。發揚祖宗之功烈。亦

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

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贈顏子為交國公。閔損等九人為侯。曾參等為伯。

陋典一

姚燧曰。杜預春秋傳叙曰。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為獲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也。宰我以夫子遠賢於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此爵於其臣子。誠不知其可也。

臣按。此孔子封王弟子封公侯之始。夫自漢平

大學衍義補 卷之六十五  
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爲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爲謚。然文之爲言。謚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爲宣。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况唐未加聖人。是謚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汗下之見。何足以爲吾聖人之

輕重哉

以上釋奠先師之禮 上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五 終

大學衍義補

卷之六十五

釋奠先師之禮上

三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五  
釋奠先師之禮下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以濬進呈  
明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六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以濬進呈  
明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釋奠先師之禮下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廟門立戟十六

真宗咸平中追諡孔子為玄聖文宣王費侯閔損以下皆為公  
邲伯曾參以下為侯魯史左丘明以下為伯尋以犯聖祖諱改玄聖為至聖

臣按真宗先詔有司檢討漢唐褒崇先聖故事。初欲追諡爲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曰玄聖。蓋以春秋演孔子圖曰孔子母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莊子曰。恬澹玄聖。素王之道。遂取以爲稱。嗚呼。孔子之道。非一言一義所可盡者。諡之有無。固不爲之輕重。況加之非聖之言。既加之矣。而又以犯其誕妄之祖之諱而改之哉。

仁宗天禧中。判國子監孫奭言。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爲三獻。新禮以三公行事。近年只差獻官二員。通

攝未副崇祀嚮學之意。

臣竊伏讀

聖祖御製文集。其國子祭酒誥略曰。大學之設。所以教君之嗣。貴臣之子。名曰大學。既立之矣。則爵官以司之。以專文學。乃曰師。師乃泛稱。官稱曰何。祭酒。斯官之首者。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亦首在祀事也。且仲尼歷代崇其德。王者親祭。必寡。故設官以代祭之。名曰祭酒。所以祭酒之職。潔牲牢。精籩豆。祭不失時。則禮焉。或云爲飲之長。而先奠之。曰祭酒。斯說未然。今特授爲國



子祭酒。爾尚竭乃恭而臨祭。靜乃神以對神。庶不負委令之意。噫。自古制誥乃詞臣代艸。我聖祖則親洒宸翰。所謂祭酒者。雖與古人命名之意不同。然

聖君發言則為經。自我作古可也。本朝舊制。主祭遣國子祭酒。其後乃遣翰林院官。然祭酒初上猶遣一次。臣請如舊制。或主祭遣內閣大臣。其亞獻終獻如唐宋遣祭酒司業。不然則春秋二祭迭遣焉。庶幾合聖祖所製誥詞之盛意。

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

陳暘曰。禮記文王世子。凡釋奠必有合也。月令仲春上下命樂正習舞。釋菜蓋學校禮樂之所自出。小有釋菜而以食為主。大有釋奠而以飲為主。其習舞與聲而大合六代之樂一也。北齊以太牢釋奠孔子。設軒架之樂。六佾之舞。唐開元中。釋奠用宮架之樂。宋朝上下釋奠。設登歌之樂。不用軒架。而用判架。不施于堂下而施於堂上。於其庭又不設舞焉。有歌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矣。

臣按。

此亦是王  
安石輩自  
為地也

本朝釋奠孔子用登歌堂上堂下之樂咸備初  
用六佾舞成化中以侍郎周洪謨言加八佾云  
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宣聖荀况楊雄  
韓愈並從祀

臣按此孟子配享孔子之始自唐以左丘明二  
十二人從祀之後至是始以荀况三人者從祀  
徽宗崇寧四年從司業蔣靜請文宣王用冕十二旒  
服九章

臣按此宣聖用天子冕旒之始  
大觀二年詔躋子思從祀

四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並用王  
者之制

理宗淳祐元年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  
熹並從祀孔子廟庭

臣按此周程張朱從祀之始

景定二年加張栻呂祖謙伯爵從祀孔子

度宗咸淳三年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升  
顯孫師於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

臣按此顏曾思孟配享之始

元成宗太德十一年制加孔子號曰大成

宋朝崇祀  
顏端安石  
何人思分  
半席

大學衍義補 卷之六  
臣按自古諡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於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全譬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之任之和而時出之。蓋假設之辭。非真實之德也。加此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增益也。臣觀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於華夷之辨。毫髮不肯假借。政恐後世夷狄或至犯我中國之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莫楹之後。千有八百餘年。天翻地覆。而有蒙古之禍也哉。由是推

聖人之心。臣恐其在天之靈。必不之受也。

仁宗皇慶二年。以許衡從祀孔子。

文宗至順元年。加封顏回爲兗國復聖公。曾參郈國

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

是年。又加孔子父母封爵。

始以董仲舒從祀孔子。

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

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竝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況又祀無繇點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

臣按熊禾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

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然臣以爲今天下州縣皆有祭。處處皆設。恐至於煩瀆。說者謂泗水侯孔林自有廟。曲阜侯宜祀於其子顏子之廟。而以顏子配。萊蕪侯無後。今嘉祥有曾子墓。當有祠宜于此祀萊蕪侯。而以曾子配。否則特立一廟於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曾子子思配。熊禾謂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

于此。  
國朝洪武三年十一月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正位。犢一。羊一。豕一。籩豆各十。登一。鉶一。簠簋各二。酒尊三。爵三。初孔子之祀像設高座而器物陳于座下弗稱其儀其來已久至是定擬各爲高案其豆籩簠簋悉代以磁器。

臣按宋蘇軾謂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饗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食也。由是觀之則孔子廟自唐設

塑像以來已如此。歷宋至元未之有改。至是聖祖始正之云。臣嘗因是而論之。古今異時制度不一。用古者則當純於用古。必欲從今之宜則當參酌古制而以義起。必合於人情。宜於時俗。斯得。古人制禮從宜之意矣。古者席地而坐。故俎豆置於豆間之地。斯爲宜矣。今既塑爲高像而坐于倚榻之間。而所謂俎豆者仍置於地。此蘇氏所以有匍匐就食之譏也。然既爲今人之座。則當用今人之案。既用今人之案。則用今人之器。亦何不可也。且古者祭祀几筵在西。神皆

大學衍義補 卷六十六 釋奠先師之禮下  
東向。漢帝幸魯祠帝升廟西面再拜。唐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猶有古意。自尊孔子爲王之後。始改從南面而配位。則西向。獻官序立東廡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以神道尚右。西乃迎送神之所。避右不敢當尊故也。宋人以顏孟配享。俱列在聖像之東。其後因王安石配享。乃以坐對顏子。西坐東向。其後革去安石從祀。增入曾子子思。俱坐於東。此姚燧所以有江左進曾子子思竝顏孟之說。然謂之竝南面。則不知何據也。熊禾謂

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十哲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是宋末元初其制已如此矣。今則四子者配享皆左右列。不知始于何時。意者宋金分治。宋人之制如熊禾所云。金人之制則以顏孟與孔子並列。其後平宋又加以曾思。因而不改歟。燧之所見。蓋北方廟像歟。宋濂謂古者求神於陰陽。旣奠炳蕭合羶薌。今用薰香代之。爲簡古者司烜共庭燎以共祭享之事。今用秉炬當之爲瀆。臣竊以爲祭所以寓吾誠。不專在物理從宜。而可以義起。古祭必用牲牢蔬果。

而牲牢蔬果之用於今者。其物雖同於昔。而物之生。則在於今也。以今日之物。而祀先代之神。政不必泥。但所謂木主之設。乃

聖祖之盛製。而子先父食。乃天倫之所繫。則不可以憚於改作。而因循耳。先儒謂議禮也。制度也。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遑於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臣於此亦云

是年革去天下神號。其詔略曰。歷代忠臣烈士。亦皆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謚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

軌按謚恐當作溢

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洪武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以下詣學行香。

臣按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祭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郡縣朔朝。是時未燕。今所謂香也。然朔日行禮。則始於此焉。其後遂以朔望行香。朱熹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捻香不當叩頭。只直上捻香了。却出笏叩首而降拜。由是言之。則在宋已有矣。其行禮當以朱氏言。

爲則

正統中以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元吳澂從祀

臣按有國家者以先儒從祀孔子廟庭非但以崇德蓋以報功也夫太上固以立德爲貴然德之在人者不可以一槩論使其仁如堯孝如舜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固無得而可議矣然堯舜文武之祀止於

朝廷一廟及其陵寢而已不天下徧祀也況於儒者之道佩仁服義尊德樂道固其性命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苟有德者卽祀之則亦不

勝其祀矣是以在宋言者屢以歐陽脩蘇軾孫復胡瑗爲請而近日亦往往有以楊時羅從彥李侗爲言事下儒臣議議者皆不之從以其無功於經也其已列從祀者若荀况戴聖馬融王弼杜預之輩屢有建請革去其祀者至今猶列在祀典豈不以弼等雖於德行有虧然弼有功於易預有功於春秋聖有功於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臣考禮止釋奠于先聖先師而無從祀之說從祀之說始于唐太宗時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食先師也自是之後益以荀况楊雄



韓愈宋南渡後始加以周程張朱邵馬及張栻  
呂祖謙元人又加以董仲舒許衡  
皇朝又加以此四人者蓋安國傳春秋沈註書德  
秀著大學衍義激著諸經纂言是皆有功於聖  
門者也已祀而黜者惟楊雄一人若孔孟以後  
之儒有功於聖經者無不祀矣惟楊時者從學  
於二程載道而南使無時焉則無朱熹矣何也  
在宋金分裂之時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雖  
伊洛之間不復知有程氏之學則時載二程之  
道而南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大明

於斯世者其功不可泯也乃不得如言性惡之  
荀况宗旨莊老之王弼附會識緯之賈逵並祀  
于孔子廟庭以從於二程之後朱呂之前豈非  
闕典歟

歐陽脩曰釋奠釋菜禮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  
菜爲摯故始立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  
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  
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  
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自孔子沒後之學者  
莫不宗焉故天子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荀

大學後章  
卷之六  
十一  
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歿。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繆論者歟。

臣按脩之記作於宋盛時。而謂釋菜禮亡。又謂釋奠幸存。而亦無樂。

今制則國子監每月朔先期。太常寺送兔蔬等物。至日行禮。其春秋上下二祭則先期。

皇帝傳制遣官行禮。文武官朝服侍班。牲用太牢。禮行三獻。樂備登歌。舞用八佾。其禮可謂備矣。說者謂釋奠釋菜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今世之樂襲勝國。用宋人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故耳。非古樂也。吁。禮廢羊存。雖曰不合於古。豈不勝於無哉。方今

聖明在上。必有當制作之任者。行古之禮。復古之樂。政有望於今日。

熊禾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其所以爲教者。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

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爲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夫京師首善之地，莫先於天子之太學。天子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若以伏羲爲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其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不惟爲法于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于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傳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

以與享於先王者，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夫孔子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

宋濂曰：自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苟如禾言，則道統益尊，三王不汨于鑿師，太公不辱于武夫矣。

臣按

本朝于京師有帝王廟，而以當時功臣配享，與

禾此議合。但不領於學官耳。請於帝王廟。設宮懸備俗舞。一如文廟。每歲春秋傳制遣官致祭。一如祀孔子。而太學則祀宣聖如故。禾又曰。禮有祀先賢于東序。及祭鄉先生于社之文。以一國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生。其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軌範薄俗者。固在鄉國之所當祀矣。孔明之在南陽。管幼安之在東海。張九齡之在曲江。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正使。列侍聖門。夫亦何慊。又加蜀之文翁。閩之常袞。首開一方文治。雖去之千載。猶思慕之。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

文 按其舊志。採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群祀。咸秩無

臣按。今世州郡縣學。往往有鄉賢祠。然多出私祭。非朝廷祀典所秩者。乞如禾議行之。

唐玄宗開元十九年。置太公廟。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丁致祭。如孔子禮。

司馬光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哉。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

大學衍義補 卷六十一  
公得與抗衡哉。自古有發命大司徒教以車甲。羸股肱。決射御。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數于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臣按古者釋奠之禮。所以報有功於是教之人。必其道德著于當時。軌範垂于後世。其功不可忘者也。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故後世學校通祀之。與郊社竝。非徒以是尊崇之也。報其垂教之功也。太公望起海濱。以輔周室。其以武功

見於經者。特以時維鷹揚之一語。世之所傳。六韜乃後人假託者耳。其于武事外。此畧不他見。凡兵家所傳七書者。多權謀狙詐之術。不得與聖經比。老子以佳兵爲不祥之器。兵之佳者。尚爲不祥。況其作書教人變詐。以相殺害者哉。其爲不祥也大矣。又何功而祀之哉。觀光之言。則武成不當有廟明矣。太公之神。則當祀於歷代帝王廟。以配文武其餘名將有功於一時者。各祀於其所生之地。及立功之處。可也。

以上釋奠先師之禮下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六 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七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明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總論教化之道

易臨之大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

民无疆廣大無疆限也

程頤曰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為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無窮親臨

大學衍義補 卷六十一  
於民則有教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  
臣按臨之爲卦。有上臨下之象。上之臨下。果何  
所事哉。曰保之。將欲保之。以何爲先。曰教之。教  
之道。驅迫之不可也。操切之不可也。徒事乎  
法。不可也。必刻以期。不可也。必也匡之直之。輔  
之翼之。優而游之。使自休之。厭而飮之。使自趨  
之。如江河之潤。如湖海之浸。是之謂教思焉。舉  
一世而甄陶之。合萬邦而協和之。由无息而至  
於悠遠。由動變而至于能化。无一人而不化。无  
一地而不到。无一日而或間。豈有窮盡也哉。如

是則凡形氣有生之類。皆在吾度量包容之中。  
有相生相長之樂。无此疆彼界之殊矣。彼徒臨  
之以威齊之。以政者。其意思淺且促矣。既淺且  
促。則寔不能容之矣。豈能保民而至於無疆哉。  
觀之象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  
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程頤曰。爲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  
瞻仰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天道至  
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無有差忒。則見其  
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

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無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惟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朱熹曰：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道亦是說有教人自然觀感處。

臣按：聖人觀天之神道以設教，謂如天之春而夏而秋而冬，當煖而煖，當寒而寒，無一時之差忒。不見其有所作為，自然而然，所謂神也。聖人

體之以設為政教，故下人觀之如見春而知其必煖，見冬而知其必寒，其煖其寒皆其所自然。下民觀視而感之於心，不待有所設施，措注自然。化服所謂以神道設教也。如此非謂別有一種玄妙幻化之術也。後世俗儒不知此義，乃以河圖洛書為神道設教，謂聖人畫卦演疇皆以人力為之，而假託神明以為幻化之術。遂啟時君矯誣妄誕之端。吁！經旨一言之差，流禍至於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此漢魏解經之誤，皆緣心術不端，而宋儒大段無解也。



程頤曰。風行地上。周及萬物。爲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爲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爲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

朱熹曰。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爲觀。

臣按。劉彝謂觀民設教。如齊之末業。而教以農桑。衛之淫風。而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之類。是也。蓋四方之俗不同。而各有所偏尚。因其所偏。約而歸之于正。則四方之俗。皆得其中。而無過不及矣。此三代盛

王所以必省方而觀民。觀民而設教也。歟。後世巡守之禮不行。采詩之官不設。朝廷施之以一切之政。不復因其民而觀之。吁。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俗之不一。俗之習也。約其所太過。勉其所不及。使之一歸於禮。而不偏。聖人所以觀民之俗。而設教也。如此。後世則一聽民俗之所爲。而是不復觀之矣。

賁之象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程頤曰。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謂日

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

吳澂曰。文明者。文采著明。在人。五典之叙。五禮之秩。粲然有文。而各安其所止。故曰。人文也。時變。謂四時寒暑代謝之變化。謂舊者化新。成謂久而成。俗。

臣按。天有天之文。人有人之文。人君上察天文。以審察天時之變。下觀人文。以化成天下之俗。是故。天有日月也。有星辰也。有四時也。有六氣

也。其形象之昭然。其氣運之錯然。皆有文而可觀也。日月有朔望。星辰有次舍。四時有運行。六氣有流布。吾於是乎審察之。體其不息者。以自彊。因其失次者。以自儆。隨其時而授之。以耕作之候。順其氣而教之。以豫備之方。此無他。察於天而省於已也。人有三綱也。有六紀也。有禮節也。有法度也。其彝倫之秩然。其典則之粲然。皆有文而可觀也。三綱在所當正。六紀在所當脩。禮節不可失。法度不可斲。吾於是乎化導之。因其自然者。加之品節。順其當然者。為之導達。引

其性而納之道義之中。矯其偏而歸之中正之域。此無他。化其人而成其俗也。噫。大易人文化成。天下。一語。誠自古帝王繼天立極之大綱大本也。化之以人文。而使天下成其俗。唐虞雍熙泰和之治。不外是矣。

離之彖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程頤曰。上下皆離。重明也。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

丘富國曰。上下皆離。故曰重明。君臣上下重明而

共麗乎正。則可以成天下文明之化矣。

臣按。貴之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君觀之以一己之獨也。離之重明麗正。以化成天下。人君資之以臣下之同也。是故人君欲以人文而成天下之化。又在乎君臣相得。皆存虛靈不昧之天。而處乎中正不偏之地。同心同德。相附離以相成也。吁。有是君而無是臣。有是臣而君不能用。用之而其臣不足以負荷。而欲成天下文明之化。難矣哉。

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相親也。五品不遜。順也。汝作司

無敬

大學後義疏 卷六

六

徒掌教之官敬敷也五教在寬

朱熹曰。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令也。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于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于氣質之偏溺于物欲之蔽始有味于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申命契仍為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游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己而無無耻之患矣。

臣按此萬世帝王為教之始然所以為教者不過人倫而已。人倫之道人莫不有而不能皆有以盡之。所以立其教者君也敷其教者臣也是五倫之道非獨民有之而君與臣亦皆有焉。必在上者無一之不備然後敷而教之使天下之人無一之不全然其所以立教之本則在乎敬與寬焉。敬以持平已則整齊嚴肅而不失於怠忽寬以施於人則從容漸次而不失於迫切先

大學行義補

卷六

總論教化之道

七

儒謂此二字。千萬世掌教者不能易也。後世人君。惟急于財賦兵刑之事。其于教也。特慕其名。而應故事耳。所謂寬者。往往流於縱弛。求其能畱心於此事者。固已鮮矣。况敬乎。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未有不能敬以處已。而能敬以教人者。是則立教之君。敷教之臣。皆當以敬為主。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蔡沈曰。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

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以甚重焉者。王之教。陳櫟曰。所重教。食喪祭四者。證以堯曰。可見重五教而次以食。則斯民日用飲食。徧為爾德。否則君不君。臣不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食足矣。即繼以慎終之喪。報本之祭。皆所以感發斯民之良心。而維持天下之教化也。

臣按。舜命契之教。其民曰。敬敷五教。武王之功。成治定。亦惟重民之五教焉。可見聖帝明王之治。必本于教。而教之所以為教。皆不外乎五倫而已。

洛誥曰聽朕教汝于棗民彝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子不敢廢乃命汝徃敬哉朱熹曰周公戒成王使聽我教汝以輔民常性之道若汝不勉則不能永保天命也然則所以輔民常性者惟在乎勉而已篤叙汝武王之所行無不如予之所以厚叙者

蔡沈曰此教養萬民之道也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彝泯亂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叙者先後之不紊言篤叙武王之道

軌按書經註廢下有汝之二字

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命矣

臣按武成曰重民五教則武王輔民常性之道在此也武王得天下既以是為自勉使彝倫攸叙而益厚所以為子孫祈天永命之本成王誠能聽周公之教勉乎乃考重民五教之道以輔翼乎民篤之而不忘叙之而不紊亦如我之所以篤叙武王者然則人不敢廢乃命矣大抵人君為治教道之廢興係天命之去留教道興則天理明而民彝叙民知尊君親上而不生背畔之心不然則智者欲欺愚強者欲陵弱令之而

不從治之而不服。而至于用刑罰。動于戈。而國  
祚不能以久長矣。創業之君。惟知其然。故拳拳  
以教化為先。而繼體者。誠能勉焉。以篤叙前人  
之道。而敬行之。非獨以厚民彝。蓋將以永天命  
也。是則敬之之言。在管帝舜。以是而勉契。是君  
勉臣也。今周公以是而勉成王。是臣勉君也。大  
哉敬乎。其萬世君臣立教之本乎。

敷即寬也

周官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蔡沈曰。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

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呂祖謙曰。擾者馴習而熟之。拊靡而入之。畜養而  
寬之之謂。

臣按五典乃人人所有家家所備者。人君因而  
申明其義也。虞周命掌教之官。皆以敷五典為  
言。敷之為言布也。要必因其本然之理。而著為  
當然之則。敷而布之天下。使之是效。是行。以調  
攝其不平之氣。馴伏其不順之心。不責效于旦  
暮之間。不從事乎督責之令。成周之擾。即有虞  
之寬。可見教道之施。千古如一日。百聖同一心。

也

君牙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蔡沈曰。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

臣按。為教之道。不過即人身心之所有者。而訓誨引導之云耳。然是道也。非獨人有之。而我亦有之。有之未必皆中正也。然必在我者。無不正。無不中。然後推吾所以中。所以正者。以倡率乎人人。使人人皆中皆正焉。不然。源濁而欲流之清。形枉而欲影之直。豈有是理哉。

周禮。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吳澂曰。舜命契以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敬敷。以寬則優游。巽順而其教易成也。夫是



之謂民極。六官皆言爲民極。而司徒之教實主安擾萬國。無非和順於道德。則五品遜者宜哉。

臣按周官立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蓋以上天下地。而人處乎中。人之所以爲人者。理與氣而已。氣以成形。無以治之。則不能安。其生理以成性。無以教之。則不能明。其道是以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而以治民之職歸之天。教民之職歸之地。以見人君治教皆出于天地。所以設爲之官者。雖曰爲民立極。而實所以代天化地施也。大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

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辯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蕩。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吳澂曰。唐虞司徒所敷者。五教。而周司徒施十二教。五教舉其綱。十二教則詳其目。五教在於端。其本。十二教則兼舉其末。其教敬讓親和辯等。是德

禮之屬也。教安中恤節。能與制爵制祿。是政刑之屬也。祀禮者。祭祀之禮。追養致孝。示民以敬。所以不苟且。陽禮者。飲射之禮。敬老齒讓。導民以順。所以不鬪爭。陰禮者。婚姻之禮。男女合好。至親所在。所以不怨曠。樂禮者。燕饗作樂之禮。尊卑齒位。至和所在。所以不乖離。以儀辯等者。有君臣上下之儀。有父子長幼之儀。隆殺有等。而民志自定。所以不踰越。以俗教安者。有宮室墳墓衣服之俗。有兄弟師儒朋友之俗。安於本俗。人倫自厚。所以不偷薄。以刑教中者。如鄉之八刑。以弼教而歸於中。所

以不暴亂。以誓教恤者。如軍旅之誓。使之憂患相救。而恤其事。所以不怠惰。以度教節者。冠婚喪祭之度。各有等殺。以節其欲。所以自知止足。以世事教能者。士農工賈。世傳厥習。以精其能。所以不失職。十者皆謂之教。教之常也。而聖人不徒教也。以賢制爵。則不賢者莫不謹於德。以庸制祿。則無功者莫不興於功。是二者。聖人奔走天下之權。而人心之激勸所係。故不言教而列於後。

臣按聖人之所謂教者。不但敷五典而已。而凡禮樂刑政之施。儀則等威之制。爵祿誓戒之事。

大學後身補 卷六十一  
世業士俗之常莫不有教存焉。一事之行而有  
一教之寓。此三代盛時邦國都鄙比閭族黨之  
間。禁令之所施行。耳目之所漸染。日用之所見  
聞。何者而非軌民之法則。囿民之教條哉。後世  
之所謂教者。止有教之名。無復教之實。況又有  
非所教而教者哉。

以五禮

吉。凶。軍。賓。嘉。

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

以六樂

雲門。咸池。

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臣按。天子建中和之極。以為禮樂。所以防民之  
情僞。而教之中和。使行皆中正。而心無乖戾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法。

于象魏。

雉門。兩觀。

使萬民觀教象。挾日。

一旬。為挾。

而斂之。乃施

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朱申曰。建子之月。朔日始調和。十二教以下之事。

而頒布此教職文書于邦國都鄙。以地官之教法。畫之為象。而懸于兩觀。使萬民觀教法。而儀則之。浹一旬。乃收斂。使遠近皆知之。乃施教民之法于外之邦國。內之都鄙。使邦國諸侯教邦國之民。都鄙大夫教都鄙之民。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

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賈公彥曰周禮凡言正歲者夏建寅之月也直言

正月者周建子之月也

吳澂曰正治脩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

與其戒禁

朱申曰政以正之教以導之戒以飭其怠忽禁以

使之勿為

臣按先王布教于民非一日也然猶必每歲之

首調和之恐其所行者或有所乖戾也頒布之

恐其所施者或有所沮格也既頒之以文書復

懸之於象魏則凡有目者所共覩有耳者所共

聞不至於消沮閉藏矣至於歲終又俾脩其文

書上其計簿使有所稽考焉噫聖人之治以教

為先而所以頒布其教者一歲之間凡三致意

委曲詳細丁寧諄切如此此其教化所以大行

日新而無窮也歟

禮記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

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

孤獨以逮也及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紂惡

大學後事補 卷之二十七  
吳澂曰。此言司徒之所以教。卽舜之命契者也。大  
之性稟或殊。使民由於禮。則過者不得過。不及者  
不得不及。所謂節之也。人倫之德。民所同得。使之  
能知其教。則莫不感發奮起。而興於善。所謂興之  
也。爲人欲所溺。之謂淫。八政有所禁戒。如防之隄  
水。所謂防之也。道德一。則俗之習尚。不各道其所  
道。以爲道。不各德其所德。以爲德。所謂同之也。耆  
老所當孝養。上之人養其老。則民皆知致其孝矣。  
孤獨有所不足者。上之人恤孤獨。則民皆知逮其  
不足矣。

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  
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方慤曰。冠。婚。嘉禮也。喪。凶禮也。祭。吉禮也。鄉。飲。酒  
士相見。賓禮也。

陳澧曰。六禮。七教。八政。皆司徒所掌。禮節民性。教  
興民德。脩則不壞。明則不渝。然非齊八政。以防淫  
則亦禮教之害也。事爲者。百工之技藝。有正有邪。  
異別者。五方之器械。有同有異。度量。則不使有長  
短。小大之殊。數制。則不使有多寡。廣狹之異。若夫  
飲食。衣服。尤民生日用之不可闕者。所以居八政

之首齊之則不使有僭擬詭異之端矣。

臣按舜典與周官皆云五教而此又云七教其  
異教之目比書所載加二焉所謂五教者父子君  
臣夫婦長幼朋友而此加之以兄弟賓客為七  
與所謂長幼者即兄弟之謂也今分而為一則是  
刺兄弟者天合而有先後者也長幼者人合而有  
先後者也朋友親相與者也賓客泛相遇者也  
然五教之在書則謂之敷敷布之也七教之在  
禮則謂之明明昭之也而皆在司徒之所掌敷  
者頒之於天下明者講之於學校也。

脩齊二字  
已有許多  
經畫非一  
槩從俗也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  
齊去聲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  
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吳澂曰教即七教是也脩謂其教皆明無所廢闕  
政即八政是也齊謂其政並舉無所參差以廣谷  
大川而言則地產有異而其習尚之所安各異其  
俗故雖導之以教然亦不改易其所安之俗使之  
各得以安其所安也以剛柔輕重遲速而言則天  
稟有異而其身口之所便各異其宜故雖正之以  
政然亦不改易其所便之宜使之各得以宜其所

宜也。

臣按民稟天地之性以生無不同也然其所居  
各之地水陸川谷之土俗各異所稟之氣剛柔遲  
速之劑量各殊先王脩其教齊其政固欲復其  
大天地本然之性而歸之同也然土俗處處別氣  
稟人人殊則有未易變易然者苟不至於反常  
而逆理則亦不強之使同焉

大學曰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  
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  
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

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  
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  
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覆敗事一人  
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  
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  
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  
恕而能喻曉諸人者未之有也

朱熹曰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  
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  
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周

書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

臣按太學脩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一家之中有父母有兄長有子孫僕隸我於其間爲子則孝爲弟則弟爲家長則慈曰孝曰弟曰慈既有諸已則是能脩身而教於

家矣由是一家之中人人皆孝皆弟皆慈而無一人不可教者由是卽所以立於身行於家者而教於人孝以爲忠弟以爲順慈以爲愛人之仁夫如是則仁讓之善積於一家而仁讓之化形於一國所謂不出家而教成於國也苟或貪而不讓戾而不仁惡念生於一人則一國便有作亂之事所謂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也雖然爲善則難爲惡則易而其善惡難易之機由於君之一身而機者何弩之牙也矢之發動由乎弩機一發動焉則勢有不可遏者以身



示教者可不謹其機乎。所謂機者，在於君身，則其心之意也。心之發動，是之爲意。人君欲廣其教於天下，不假強爲，在識其善念端倪之初處，動其機以發之，從此推廣去耳。嗟乎！一念之善與惡，乃堯舜桀紂之所以分。堯舜之君而有唐虞治世之民，其身旣脩，其家可教，有諸已而求諸人，其所令之善，卽其所好者也。桀紂之君而有夏商末世之民，其身不脩，其家不可教，而無諸已，而求諸人，其所令非不善，而非所好者也。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旣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旣

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朱熹曰：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胡寅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行政事皆可師法，彼

大學後義補 卷之六  
二君者其能然乎。

臣按曰庶曰富曰教三者自堯舜以來爲治之大節目大綱領也蓋天生斯民而立一人以爲之司牧付之以庶富教之三事人君承上天之付托爲萬民之父母必當盡治教養之三事養之以至於繁庶治之以至於富足教之以至於仁厚則盡乎父母斯民之責而無負乎上天付托之重矣苟爲不然而惟知以天下而奉已適未乎已而不恤乎人生齒日至於衰耗田里日至於貧窘民俗日至於靡蕩如是非但民不安其

生而君亦不能安其位矣就三者之中論之庶富者君之事也教者師之事也三代以來盡君道者間或有之兼盡師之道者蓋亦鮮矣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朱熹曰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

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五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sub>レ</sub>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臣按：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秉彝之性也。有其性而或以氣稟之偏，或爲物欲之蔽，遂去禽獸也。幾希，聖人先得秉彝之全者也。視吾人有秉彝之性而不能全，乃至去禽獸也不遠。

誰之責歟。吾爲人之君而不能盡君人之責，使人不遠於禽獸，則凡吾所治者皆獮豸之物也。吾何以爲治哉。非徒負斯人之仰戴而實負上天之付托也。寧能不憂於心乎。憂之而脩爲之教，命臣以掌其事，立法以爲之制，必使蚩蚩蠢蠢之民皆率其秉彝之性，然後吾之責塞而吾之憂釋矣。後世人主知憂此者，蓋鮮矣。憂之一言，唐虞聖帝所以戰兢惕厲而致雍熙泰和之治，其本在此歟。

漢書食貨志曰：五家爲隣，五隣爲里，四里爲族，五族

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鄉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讀為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塾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且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怨刺之詩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八歲入小學十五

入大學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

臣按成周盛時其富而教之其規條之詳如此當是之時男有教女有業而無外慕出位之思非禮犯分之為此乖爭凌犯之風所以不作也漢賈誼言于文帝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也

臣按為治大要二禮與法也禮也者教化之所

從出者也。誼所謂絕惡於未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是則禮之所以禁於將然者也。法之為法。禁於已然者。則反是禁於將然。則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而天下咸囿於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中矣。

董仲舒曰。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

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

臣按。董子所謂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是三言者。是誠自古帝王脩教立化之本也。所謂治天下之大務。生民習之。以為風俗。子孫循之。以為治道。雖百世可也。豈但行之五六百歲而不敗哉。

以上總論教化之道

而不知也  
 文以成道黃鐘百計何也豈非古之五六日也  
 陽氣不消以六無坐是醫文則多而益于  
 長三言謂是時有帝王始始立以之本也  
 百物莫不有也  
 故于時之在五六日也  
 故而悉大之  
 亦休然分計而  
 美也聖王之  
 故其  
 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七

終

六十八雜